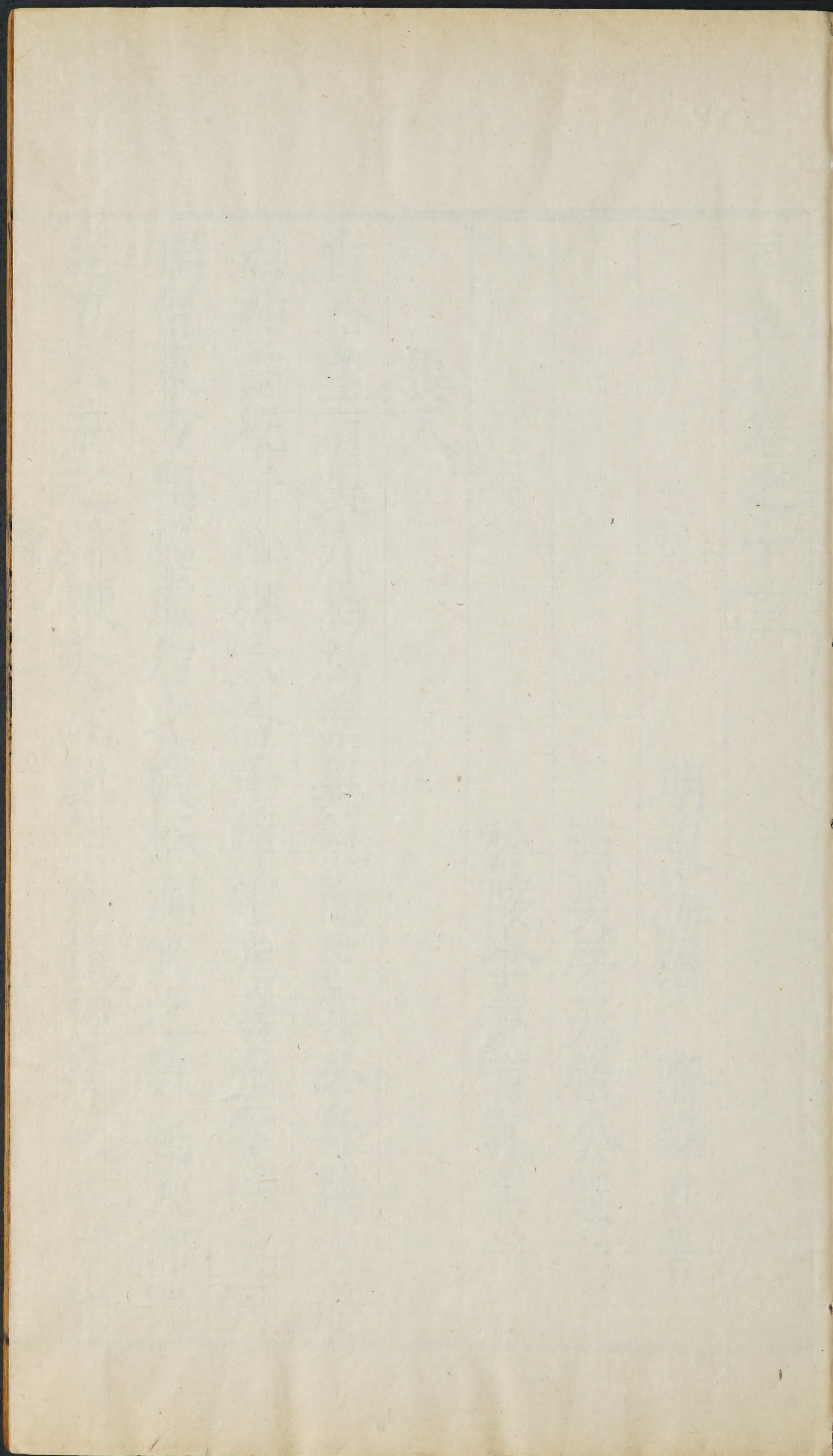




鴻苞集卷之十三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異人

古今蓋有異人焉特禀異氣而生非必身踐大道而神靈權奇心揮六合手掉電光翕張霍煜莫可端倪東方朔握虛幻之機極洞冥之數遊天都之庭覽大荒之跡鞭蒼虎絕紫海撰神異紀十洲玩

矣萬乘陵轢卿相捶撻倖侍戲恐侏儒辨騶牙識畢方射守宮揣窶數言如倒囊智如探海龜台斥其善竊巨靈詫其狡獪黃眉指其洗髓大史占其星精猶龍乎王子年奇形怪質玄思靈心口不吐域中之常言筆毋綜區外之秘記繪八荒於眉睫鑄神姦於臟腑洞隱事於無朕知來物於未形符堅不能籠姚萇不能殺聲留形隱形滅神存恍惝滑稽莫可方物是修何道吾奚以名其為人佛圖澄驅使萬靈奔走龍神弘通章異普度宣慈燭千

里於塗掌占吉凶於鈴聲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羯語何怪也余離裔苗九木水必馥閻浮利玄言何隱也厤禩遠來釋竺授法棘奴先幾勒虎戢暴乳穴放光臨流滌腸國中稟其大法男女揚其神異撲燃止沸斯爲石氏矣陸法和託沙門而隱跡覽梁難而挺身師動神從舟行龍躍扇擧風返石運水分蟲獸毒而法禁牛蛇斷而前知湘東倚其神畧王琳資其奇晝梁元帝以法和平侯景功高稍疑焉纔萌於心已先知之曰法和求道之人

尚不希釋梵天王豈窺人主之位嗚呼天壤間乃
有此人亦奇矣梁武帝天監中有蜀闖䫵杰䖘鷬
仉督四公神怪博物謂帝帝奇而悅焉命沈約作
覆令闖公與羣臣射鼠羣臣不中闖中焉盤盤國
冊冊國諸侯使至帝欲加以上公秩鷬公援引越
裳郡楚故事考古禮經諫止加秩雖鴻儒不遠也
南昌國獻鹽大如斗白如玉乾蒲萄刺蜜凍酒白
麥麵王公士庶皆不知識三月莫敢訓對杰公折
使者悉數其土地山川物產風氣時月詰其詐贗

萬里之外如指掌使者吐舌杰公又嘗與諸儒語
及方域東至扶桑扶桑蠶長七尺圍七寸色如金
至句麗國王宫内有水精城方一里天未曉明如
晝城忽不見月蝕西至西海寶樹林人巧能造寶
器西北有坑盤坳深千餘丈以肉投之鳥銜寶出
云是色界天王之寶藏有女國以蛇為夫無書契
而信呪咀神道設教南至火洲之南炎崑山之上
其土人食蝑蠏髯蛇以辟熱毒火浣布出此北至
黑谷之北山峻造天四時氷雪晝無日燭龍所居

北向更明西有酒泉如酒飲之醉人北有漆海毛
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水白滑如乳三海間有大
鴨生駿馬大鳥生人兎大如馬貂大如狼人男死
鳥銜女飛行哺之女皆姝美麗而少壽司徒左長
史王筠難之曰書傳所載女國之東蠶崖之西狗
國之南羌夷之別種一女爲君無夫蛇之理杰公
曰女國有六北海之東方夷之北有女國天女下
降爲其君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國女悍男恭女
爲人君以貴男爲夫別置男爲妾媵多者百人昆

明東南有女國以猿爲夫南海東南有女國以鬼
爲夫勃律山之西有女國無夫山有台虺之水女
子浴之而孕幷蛇六矣朝廷聞其言撫掌以爲誣
妄俄而扶桑國使使貢方物有黄絲三百斤即扶
桑蠶所吐有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
璃暎日以觀見日中宫殿帝令杰公與使者論其
風俗土地物產城邑山川幷訪其往昔存亡又識
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後先後外國貢使
方物至悉如杰公所言滿朝始信杰公蓋周游六

合出入百代矣後魏遺崔敏來聘敏淹貫博綜朝
士盡屈晉公與敏談論敏有德色公與遍談三光
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
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韜畧機權飛伏孤
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典終於老釋敏屈焉恚病而
死孫思邈識淹古今學殫曆數兼精道釋熟察天
人化形之後人見隱於終南山與宣律師往來恭
請宗旨唐永淳間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
祈雨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師求救

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時久匪由弟子胡僧利
弟子腦爲藥欺天子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
救護宣公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
至思邈曰我知昆明龍宫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
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
固無所恡有頃捧方而至思邈曰爾但去無慮胡
僧也自是池水忽漲胡僧羞恚而死孫先生或隱
或見累著靈異李鄴侯泌徵異於鬼谷識兆於懶
殘光輔中興克復唐祚運籌駛於風雨冥心合於

神靈蟬蛻公卿餐梨辟穀仙人遍其聲教庸流嗤其怪迂騰驤滅沒之材也我　朝劉青田基學闚百氏數總上玄望氣而知龍興先幾而測成敗埒才呂尚追跡留侯推誠翊運光號元勳及捐館舍乃是北斗第六焉它如般翟之巧涓曠之音鄭僑之辨臺駘管仲之識俞兒范蠡之覇越孔明之典蜀張華之博物皇甫謐之知古季主君平管輅郭璞之卜許負麻衣道者之相甘蠅飛衛由基之射造父王良之御鍾王旭素之書張僧繇吳道元之

罔羅公遠葉法善之方術洛下閎僧一行之曆數
關壯繆岳武穆之神武莊周李白之奇文皆一代
異人也或異姿天授或巧思神凝或受命玄穹或
傳法仙靈然必曠遠高清忘私絕慾然後全眞會
虛至人爲徒如其稍涉邪見染利慾則妖幻也是
胡僧之所以隕命也與孔子能之而能不爲自是
千古之正法

詹炎上

孔子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曰聖人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三代以還茲風蔑如
矣震世英雄乘時遘運驅策寰宇鼓鑄人羣才識
意氣非不卓偉可觀而學不聞道行非粹白志急
于功名心累于多慾君子惜之漢唐宋英雄真主
迹其舉動醇駮雜用王霸吾不暇細求苛責第舉
其根本之大者漢高帝始入關中見秦宮室金帛
子女目眩神搖輒生愛戀若非樊噲留侯苦口力

諫一行沉迷黔首失望豪傑解體尚復有漢乎固
知其心志之不能超于物表矣大業甫就輒忌功
臣猛將悉行誅夷若浮雲富貴黄屋非心必不剪
所忌以杜後憂我之恢基建業所仗戮力何人大
勲既集必滅之而後朝食亦太忍哉吕后糟糠之
妻相從于流離艱苦一朝富貴以區區戚姬之愛
數欲廢易太子溺牀笫之情忘根本之慮卒之積
釁閨闈流禍社稷有道真人固如是乎光武平居
自歎仕宦須至執金吾娶妻須娶陰麗華其志願

不過如此余觀其昆陽一戰大有麾斥八極之氣雄才英略洵千古無倫矣既得麗華生平願足不勝其耽溺寵嬖郭后與太子彊並以無罪坐廢當廢太子彊乃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嗟乎郭后與彊何罪而廢陰氏與陽何名而立不過爲麗華之色耳胡氏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彊非后子乎由斯以觀光武之勝公孫述隗囂諸人者獨才氣耳宋太祖

曰洞開諸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陳橋之變陰謀容計鬼神莫測是可爲洞開諸門乎人方以孤兒寡婦挈而授我而我一旦回面易心欺而取之此與操莽何異假令守成不善不再傳而失之名當何如醜矣蜀王建失道以兵平之建之所爲失道徒以一女妖花蘂夫人故也一得而輙收之宫中寵冠後庭此與桓温私李勢女等耳又何以責王建哉藝祖之心不能超於物慾之上又明也帝王之興眞有天命非緣其才與德必足以

得之吾觀三君之足以失者良亦不少矣三代以
後吾安得見有道至人經營天下哉陳圖南似有
志于天下天命不屬而止令其當藝祖處其氣象
必有可觀而惜不獲見也豈後世之氣數則然耶
三代而下帝王有道者惟漢文梁武梁武敗於侯
景議者少之失止納叛不明闇于幾本非以不德
基禍也直是運數不能逃耳余觀其神武戡亂精
明勤政淵博綜古慈愛拯物清淨持身超朗離慾
神釆臨難非至人而能若是乎彼直以幻泡脈黃

屋脫屣而去耳再曰荷荷史臣不察之語不足憑也

漢武帝好神仙訪求禱祠爲方士所欺卒無左驗後世遂誣神仙爲幻妄不知仙道在清淨慈愛積功累行德充之符乃合大道武帝陰賊淫穢暴戾躁動多慾好殺流毒四海以此求仙是欲北行而南轅也雖復津津距之日遠天際眞人翔而不下道何繇成以漢武栢梁之災并疑黃帝鼎湖之事眞因饐而廢食也腐儒不達不足與語矣

千古英雄出而爲當世整理經略多未免有富貴功名之念惟子房武侯長源此念都盡直爲其所欲爲了當而脫手者耳

古今至人爲帝王世主而來者不同有聲應氣求符契而合者有乘機借力功存匡濟者有志慮足釆冀以開導者有流毒方熾出而拯救者若容成昌明之於軒后龍威玄夷之於神禹聲應氣求符契而合者也若子房之於漢高武侯之於昭烈乘機借力功存匡濟者也若東方之於武帝達摩之

於梁祖志慮足采冀以開導者也若圖澄之於石虎羅什之於符堅流毒方熾出而拯救者也

人之才力各有所長度才量力動乃无咎巨舟宜水安車宜陸龍刀宜割楛矢宜射用違其材鮮不僨事子房與元侯並籌畫之臣子房惟坐策帷幄所以萬全鄧禹乃身提大兵故有破敗謝安與殷浩咸端委之器安石遣將運謀立功却敵深淵躬履行陣自隕勲名受器不同稟材已定烏可強諸任事材也成功命也今夫舟行者有堅舟完檝舟

壞有敝舟遇安流而完堅舟遇風濤而壞有同一
堅舟前完而後壞同一敝舟前壞而後完漢以龍
興楚以猴亾良平侯增且死此舟以堅完以敝壞
也李廣與衛霍少卿與貳師同出塞衛霍貳師天
幸而侯廣陵百戰而敗此敝舟以安流完堅舟以
風濤壞也安石與深淵張巡與李光弼伯仲之才
謝却符秦殷困姚襄張死孤城李復宗社此同一
堅舟完與壞異也虞世基與裴矩皆隋室佞臣世
基卒取夷滅矩改行新朝此同一敝舟完與壞異

也則命之說審矣

東方朔異人也神超物表志凌霄漢氣存耿亮理入淵微晰陰陽五行之幾洞幽顯天人之際往來世閒世閒不能羅睥睨人羣人羣不能測庶幾所謂老子猶龍乎作史者無識乃妄云朔皐不根上俳優畜之蝘蜓嘲神龍胡其陋哉夏侯一贊足揚靈喆矣是以鄙儒鯫生不可使秉史筆南豐唐史之揶揄顏平原李鄴侯皆井蛙之見也天下之事必有見者乃可談一無所見者亦每開口奮筆而

譚是非安得不失寔乎
天之所與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與也晉文以
乞塊覇勾踐以石室興彭城以大風脫滹沱以河
氷濟天之所興也武侯師出無前而將星已隕張
陸力扶宋祚而厓舟遂覆天之所廢也居巢翁旣
知王氣在漢而猶必欲殺沛公以興楚可謂不知
命矣
大道弘通宋儒拘局初棲入主輙爭一柳枝使人
主畏而不前納誨之功何繇而建徐宗伯曰宋儒

之學訓童蒙則有餘師萬乘則不足確論也

王長公之材類蘇長公端明於司寇之文若詩十不得其七司寇於端明之人品十不得其三司寇之文若詩籠罩今古端明之品彷彿至人

管仲有聖人之才子產有聖人之學季札有聖人之識左氏有聖人之文

隋末兵興魏先生隱梁宋間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教授與先生往來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

破敗自亂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
謀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
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
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因極陳帝
王將帥及亂世雄傑所以興廢成敗曰吾嘗望氣
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
言曰隋氏以弒殺取天下吾家以勳德居人表振
臂一呼衆必響應提兵征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
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于時誠所未忍汝

眞豎儒不足與計事後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世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降唐復叛竟以誅夷若魏先生者豈非得道至人哉埋照隱名不聞當世後代亦鮮知者同時又有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秉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竟不肯出莫知所終英略高識夐出當時起事將相諸公非惟密不能用卽唐公父子亦未必能用其策也宜其如流

星飛電一躍而遂隱與徐洪客猶有知者魏先生千古以下晦而不顯余故表而出之以斯見天下未嘗無奇士也

管仲之伐楚責楚包茅不貢昭王南征而不復使楚人有辭當時楚罪莫大于僭王仲以責楚楚何說之辭見不及此何故千古人主罪惡以隋煬爲首煬惡等桀紂而多一弒父之罪弒父之罪又桀紂所無唐高祖伐隋討賊宜如徐洪客所云執取獨夫號令天下豈不赫然稱王者之師哉奈何入

長安立代王侑爲皇帝尊煬爲太上皇兵不討賊
名義不正意氣索然然後自爲大丞相封唐王自
加殊禮自爲相國加九錫堂堂天兵不能上追湯
武伐暴之師而下同劉裕蕭道成諸公篡奪之跡
正名大義顯然在前坐而失之作千古可惜事當
時文皇及佐命豪傑無一人見及此者洪客止一
見李密即隱去而不投身文皇展其英略將唐家
之數應止此耶或洪客抱奇才而不隱者也
英雄之興有大略有大體有大機有大數項羽剛

暴自用漢高明達任人劉縯倜儻露才光武謹厚
沉毅孔融才疎意廣曹操英敏機權興廢成敗安
得不殊袁紹四世五公人望所屬寛容下士非不
可觀而陰中忌才暗于機事故卒無成殷浩名理
清德人之表儀使之風範多士端委廟廊則可以
當桓温之雄傑如以玉抗石以羊角狼不敵明甚
自非智略不世出士而遇事變之衝雖寛如徐偃
仁如劉虞功蔑以濟故曰有大略張良一見沛公
輒歎以爲天授馬援一見光武遂信帝王之自有

眞許邵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魏先生謂李密曰吾子無帝王之規模非將相之才略公孫自尊豪傑望而引去更始刮席識者知其無成故曰有大體張耳陳餘勝廣當秦政苛暴黔首倒懸因而起兵天下騷動漢高乘之遂成帝業新莽簒逆人心思漢白水眞主得以中興若不遇此時二公雖有安天下之大志亦終身一匹夫而已秦滅六國物情洶洶不忘宗親項梁因而立六國後樹黨蓋敵以圖覇業漢獻之時諸將擁兵各

相雄長此時長策無如奉迎獻帝以從人望挾天
子以令諸侯可以得志沮授以此勸袁紹紹不能
用荀彧說操操遂從之遣將將兵西迎天子遷都
許昌迫脅至尊專制朝政動輒以奉主伐叛爲辭
四方奔走豪傑歸命莫敢誰何呼吸指顧而魏業
以創矣韓信身未登壇已策高祖起巴蜀一舉而
東三秦可傳檄而定劉項興亡機括了了句中久
矣孔明方臥隆中已識天下大勢中原屬魏江東
歸吳獨巴蜀一隅可佐先主三分鼎足一出山而

經營成之若持左券當曹操東擊劉備諸將曰與
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其
後柰何郭嘉曰紹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
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
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
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
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及操破備軍還官
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
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

久待之紹不聽進軍遂大破敗紹當千載一時之機操師盡出許昌空虛一舉擣巢事可大定則狐疑而失其機操既捷還兵勢大合宜圖持久未可輕舉則冒進而喪其衆紹之暗鈍可謂累失事機矣卒取敗亡爲天下笑故時未可動智士之持之也如鎮泰山機會一來英雄之赴之也若發激矢暗於事機可乘而自失與不量而妄圖未有不敗者也故曰有大機晉獻公不明諸子都盡獨一重耳出亡在外識者見其從亡諸臣皆相國之器竟

以返國遂覇諸侯漢高鴻門之會項羽几上肉耳天遣項伯貳於楚范增之謀羽却不用若神奪羽魄然而後沛公得脫身以去至彭城之圍死生呼吸矣而以大風解戾太子之禍噍類無遺宣帝乃得存餘息於萬死之中虫食葉曰公孫病已立卒之纂承大統者史王孫也先主爲呂布所敗以窮歸曹操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巳

而害之智士將自疑操遂止資備以兵食若郭嘉者天使之以全豫州者也魏先生隱梁宋遠望見汾晉王氣劉寄奴射蛇妖妖知寄奴王者不死李泌客叩懶殘許以十年宰相張詠問道于麻衣謂當世方待公以救火自古豪傑乘時遘運建樹勲猷咸天贊之矣有道者能先見而豫卜之或告於鬼神或見於符命豈偶然哉故曰有大數舍是數者而能有成吾不知也

世之論人多先氣質以氣質之端重愿慤爲君子

以生平之小廉曲謹爲正人余不敢盡信必欲按
而覆之端愨之夫務觀其心術何如廉謹之士務
核其大節何如而後爲許可古今多中心狡僞圓
巧入神而外託之厚重以欺當世盜長者虛聲一
至利害趨避捷若轉圜人入其術中久而不覺生
平砥節立名鄉黨自好養其清望大利當前敗而
不顧決裂四出而人猶以其平時之小廉曲謹庇
護而曲恕之厚貌深情之人往往得志此古今之
所以競趨於巧也曹操使華歆持節入宮收獻帝

伏皇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噫余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怒髮上指欲取利劍親起奸賊于九原而手磔之也賊操不足論矣華歆清德直與管幼安齊名而所爲若此狗彘將食其餘乎歆之得名必其人厚貌深情而生平假爲小廉曲謹者也歆至手弑國毋助惡佐逆而後猶不失人譽世尚以名德歸之公論蕩然矣氣質小行之足以欺人也如是哉

當時若以孔融之濶踈方華歆之醇謹必以為蟯蜋之比蘇合而歆之逆節北海豈肯為之哉融為漢室死歆為操賊佐逆氣質之不足憑也明矣胡廣馮道豈非當時之所謂謹愿長者耶至唐裴行儉之譚器識則又止以官爵論抑亦陋甚矣自謹愿為長者之說興於是忠義奮發者詆爲輕揚才氣英邁者目為躁競而狡僞圓巧之徒附託縣內身名俱泰世道之壞有自來矣故語謹愿長者必曰諸葛武侯而華歆之徒不與焉語浮躁輕儁必

曰彭羕馬謖而孔北海之流烝不與焉斯名實之辨

也

宋司馬光帝魏寇蜀此何見也正統之後爲人簒

竊旁無支脉不得已而以簒竊爲閏餘曹魏之時

幸有蜀漢魏乃異姓國賊蜀乃同姓宗親世系正

統顧不與蜀而與魏何哉光謂昭烈族屬疏遠世

次莫考按陳壽志昭烈爲中山靖王之後世次本

末甚明卽族屬疏遠不猶愈于異姓之賊乎且操

以詐昭烈以誠操以暴昭烈以仁操爲蝥蠹于炎

劉而昭烈拳拳欲信大義于天下此其相距奚翅霄壤也迫脅天子戕殺毋后操罪浮於莽盖人人得而誅之而光方歸以正統何其謬戾甚哉光之識見如此何取于淳篤君子也朱子悉取而更之帝蜀漢寇曹魏傳國之統正討賊之義嚴其功大矣

秦始皇舍扶蘇而立胡亥曹操舍東阿而立五官隋文舍勇而立廣天欲毒其報而遺此惡嗣也漢高之後有光武光武之後有昭烈天欲延其祚而

西此賢亂也哀平止於短祚獻帝不失山陽祖宗之得國也正故雖失而禍輕也曹髦刃出于背晉懷青衣于胡祖宗之得國也簒故一失而禍慘也秦滅六國亦亡於六國唐起藩鎮亦亡於藩鎮司馬懿之屠毒魏氏與曹操之屠毒漢氏若出一轍宋得以毋老子幼亦失以毋老子幼天道章往復之理也軒轅之後爲堯舜禹湯后稷公劉之後爲文武帝堯之後爲漢高天道昭循環之幾也周漢唐宋以有道而長亡秦宋齊陳隋以無道而短此

天數之一定者也秦備胡而亡秦者胡亥莽備劉秀而滅莽者光武西漢懲秦之孤立而禍發七國東京懲三公竊柄而操誅公卿宋懲藩鎮掌兵而祚移削弱此天數之不測者也

梁武帝身爲帝王年近五十遂斷房室第五倫子病不往視通夕不寐猶子病一夕十往退而安寢而自以爲有私管寧渡海遇風波自訟其生平罪過而止於一日科頭三晨晏起幸靈遇道路欹仄者正之禾稼偃仆者扶起之終身不殺使臧獲薩

守堅渡野航無人留渡直而去古有道者修行精密如此今人二六時中存心制行舉手動足無適而非罪戾奈何謂道

五帝三王大而化之之謂聖也神農軒轅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周公孔子大而化之之謂聖也老子釋迦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道有當然有所以然儒者言其當然也佛氏言其所以然也

天地間有玉則有珷玞有珠則有魚目有五穀則

有稱稺有鳳皇則有鷃雀堯舜禪受而篡奪者託焉湯武放伐而犯順者託焉文王事殷而曹操託焉仲尼删述而王通託焉虞帝廵狩而秦政託焉周公制金縢而新莽託焉萬世而下眞贋將何可亂也

孔子稱湯武順天應人而稱文王則曰至德以至德歸文王則武王可知也曰武未盡善則文王盡善可知也從古未有以臣伐君之事而伊尹首勸其君爲之從古未有以臣放君之事而伊尹首身

爲之遭其時亦大不幸矣尹之道大其功偉孔子
未嘗有一言及尹孔子之未嘗一言及尹夫亦夷
齊不滿太公之意也嗟乎此不當爲湯武伊呂諱
湯且自言曰恐後世以台爲口實而後世何必曲
諱其事乎人知孔子之稱武未盡善爲防後世而
不知其稱順天應人尤爲防後世也武王順天應
人而猶未盡善況後世奸雄不爲天人之所與而
徒以利大物行大逆者哉
周瑜馬謖皆議論英發若以虛言病瑜瑜則赤壁何

以捷若以高才收謖則街亭何以敗呂岱譙周皆
姿性木訥若以椎魯目岱則輿吳之名臣若以朴
茂取周則降蜀之賤士
孔明智略泉涌而心抱朴誠高允風貌溫共而氣
奪賁育子房眼空萬乘而屈肢體于老人宋瑞聲
伎滿前而棄妻子于國難猶龍哉猶龍哉
吾友沈君典英氣磊落頗有風調留情聲伎一朝
臨事六尺可捐八口不反顧也惜乎蚤世人徒見
其前半截文山而不及見其後半截文山嗚呼命

矣夫

士大夫塡撫國家匡濟大事以氣量爲先其說有二人即智略明練震撼猝來必神宇凝定整暇從容計畫乃審若一撓亂士氣沮喪平居雖有謀慮至此已周章失措矣事變在前物情惶駭所仗以鎮厭底定惟視吾當局之一人我神氣先亂衆將何恃而不恐中流風波舟中之人所恃篙師篙師方意氣安閒衆心自定彼一驚亂一舟之人五色無主矣秦師壓境晉國戒嚴謝安命將禦敵方且

與客圍碁賭墅費禕之抗曹爽人馬擐甲將士嚴
駕乃與來敏對局了無倦色敏遂知其必能辦賊
世猶謂謝公矯情鎮物此何時而人能矯哉桓溫
入朝王坦之倒執手板王亦人望柰何不一矯情
乎崔浩自比子房當其聲斬股慄時子房意氣安
在也此時吾安得不心服高生崔浩平居抵掌遇
難而意氣頓消高生醇謹自將臨變而神采不奪
斯豈可矯哉
魏之何鄧嵆富貴如膏血而口譚清虛唐之沈宋

掞文采如日星而身染穢行此君子所以薄浮華
之士也
史稱魏何晏好老莊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
爲清談祖尚虚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
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史氏之意
若以爲王何用老莊虚無自然之道禍其身以禍
天下虚無大道爲禍若斯之烈也爲天下後世之
大禁嗚呼寃哉何晏鄧颺夏侯玄之徒與老莊虚
無大道果有毫髪相應否乎老莊大道虚無自然

恬於勢則漠然無營一絲不絓其胸萬物不干其府乃合大道之本旨其精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是爲玄德得其道者若清泉之滌塵垢若甘露之解煩渴何害之有何鄧躁競之士嗜富貴如膏粱望三公若饑渴與老莊清虛恬憺之旨相去何翅風馬而徒事口吻間津津老莊以此鼓煽習而成風是躁競之爲害非虛無之爲害也其後王衍庾亮得意公卿而口吻清虛王戎和嶠聚斂錢癖而空譚玄遠向阮取麴蘖而作

逵珉咸耽聲色以爲高心之所嗜者脂膏醲鮮口之所譚者金莖沆瀣何益哉以贋而病眞亦史氏不察之過也卽如當時郭文孫登蟬蛻風塵鴻冥寥廓此豈非深得老莊虛無大道者乎又何至壞風俗而禍天下也故余謂趙綰王臧以姦利而好儒術其取禍也姦利之過非儒術之過也張離張良以貪慾而好佛氏其取禍也貪慾之過非佛氏之過也何晏鄧颺以躁競而好老莊其取禍也躁競之過非老莊之過也

漢高祖寵戚姬數欲易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彊諫不聽必待張良召四皓羽翼太子而後不敢動吳主孫權嬖潘夫人欲廢太子和而立潘夫人之子亮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守闕苦諫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固爭權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下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杖之百皆殺之而廢和立亮尋立潘氏爲后彼諸臣者非有他不過爲我門戶事而諫爭何罪不聽即已必殺之甚而族誅之此與東

昏于業天元楊廣之爲君何異二君皆一世人傑
也而繆昏至此三代而下尚得有眞英雄乎
漢高帝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匈奴冒頓故其子孫
遂冒姓劉氏晉武帝時匈奴劉豹子劉淵爲質於
洛陽王渾及渾子濟力薦淵於武帝言其有文武
長才勸帝任以東南之事孔恂曰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齊王攸力勸帝早除劉淵王渾又保持之遂
以淵爲左部帥五胡亂華之慨遂自此而始先是
胡虜或入寇或入朝尋即北歸不習中國之水土

不知中國之虛實不識中國之語言文字雖代有猾夏被禍猶淺自是以後久居中原華夷雜糅僭竊位號君長黎元陵夷至趙宋之末胡元遂僭號一統百餘年間腥穢薰染衣冠淪沒誰生厲階則晉武王渾啓之也王渾父子其萬古之罪人哉

高皇帝起而掃蕩腥羶之氣立我帝王華夏之邦其功等於盤古氏之開闢矣顧徙都燕薊密邇虜庭國家久安邊患方始識者能無江統之憂乎

國家有一代之變必成就數人皆天命之豫定者

也王敦之變死其事者戴淵周顗郭璞成其事者
王導郗鑒蘇峻之變死其事者卞壼桓彝成其事
者溫嶠陶侃侯景之變死其事者張嵊沈浚成其
事者王僧辯陳覇先陸法和安祿山之變死其事
者張巡許遠盧奕成其事者郭子儀李光弼朱泚
之變死其事者段秀實高重捷成其事者李晟渾
瑊我　朝宸濠之變死其事者孫燧許逵成其事
者王守仁伍文定成其事者功業垂于竹帛死其
事者節義光于日星咸造物所厚也成者有福死

者非不幸也

賈充爲司馬氏鷹犬親弑魏帝其女賈氏殺楊駿廢太后殺太后母龎氏龎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賈氏稱妾請全母命宇宙之惡所無天人之理既滅此時張華立朝目擊大變何不彊諫而死乎方且晏然處罪人之側爲侍中爲司空優游公卿掌典機客坐視太后之弑太子之廢若秦越然與亂同事雖有彌縫王室之功不足錄也不死於賈氏之惡逆而卒死於趙王倫之稱兵死

亦晚矣當時舉朝若瘖無一人出而死諍者亦可
見司馬氏之簒逆不足以養士氣得人心也春秋
之義責備賢者茂先不得逃其譽矣

漢唐人物豪傑而未必聖賢宋人物聖賢而未必
豪傑

漢唐宋人物實而精雖瑕瑜不掩而究其品各有
可采我　朝人物虛而誕雖體氣高亮而考其中
未必盡然君子可以觀世變

漢之士實晉之士華唐之士輕宋之士寬元之士

靡我　朝之士虛

漢文爾雅六朝文濃麗唐文平淡宋文醇薄元文

纖弱漢魏詩典古六朝詩華蔚唐詩清適宋詩鈍

腐元詩纖豔我　朝兼有列代各不如列代之獨

至

我朝人物劉青田如子房徐中山如淮陰花將軍

如楊業宋景濂如昌黎解學士如賈誼方希古如

段司農于少保如武穆王威寧如段紀明李獻吉

如李北海羅洪先如何點孫許如顏杲卿王伯安

如杜元覬楊繼盛如龍比康德涵如李白薛文清

如楊震萬民望如裴休王元美如蘇端明我　朝

再闢乾坤一洗羶穢若而夫者咸可爲我　高皇

帝生色

劉青田雖爲文章終是策士伎倆萬民望雖譚兵

終是道人伎倆王新建雖講道學終是豪傑伎倆

王弇州雖學仙佛終是文士伎倆

張子房慷慨英邁而又進於恬寂諸葛孔明雄略

權變而又加之謹愿謝安石風流閒雅而又濟以

鎮定高允敦慤溫夷而又發之矯勁郭汾陽沉毅
擊斷而又濟乎寬大韓魏公寬舒長厚而又兼其
剛果斯其謂之完人乎
讀中庸之文知其人之造理而深讀孟子之文知
其人之特立而峭讀道德之文知其人之混茫而
大讀莊列之文知其人之奇詭而玄讀左國之文
知其人之練達而莊讀戰國策之文知其人之機
權而慓讀離騷之文知其人之哀思而怨讀史記
之文知其人之雄儁而豪讀賈誼之文知其人之

悲壯而天讀楊雄之文知其人之譎恠而災讀謝
靈運之文知其人之抗浪而凶讀陶潛之文知其
人之閒曠而適讀文選之文知其人之綺縟而靡
讀眞誥之文知其人之玄穆而仙故人不盡於文
而文可以知人

王衍之尚無溺於無者也不知以有爲無無而不
虗故曰空一心而機務不廢裴頠之崇有膠于有
者也不知以無爲有有而不實故曰應萬事而神
明不罷

張華附賊后賈氏爲三公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閻纘及華少子韙咸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卒爲趙王倫所誅陸機附趙王倫爲中書郎齊王冏疑機爲倫撰禪詔收欲殺之成都王穎力爲辯理得免因表爲平原內史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吴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孟玖之讒遂夷其族夫以茂先之學識淹貫天人士衡之文章超絕今古玄象顯然禍形已著兵在其

頸氏而不知富貴利慾迷之也則何貴辨豐城之
氣識龍鮓之奇動司空之鑑焚君苗之硯矣語云
醬中蛆醬中死哀哉

淮陰兵略出人不知節制曲逆奇詭多智全用權
謀洛陽才贍思少深沉江都學醇器非英偉龍門
好奇文奇而理脫執戟鉤玄語玄而意淺元侯識
大體將非所長伏波負壯心晚不知止紀明以名
將入權門足一失而難拔張奐以人豪爲賊用事
一誤而莫收元禮風格峻整高而矜名北海氣局

剛嚴疎而寡識劉虞有仁人之度太寬而近迂王
允有匪躬之操褊狹而失衆士元策士之槩信義
慙彼瑯琊子瑜長者之風擇主不如哲弟楊琬清
臣乃昧恬退之節王祥名德不辭易姓之朝杜預
文武兼資爽闓何如羊祐張華學識淹總幾先不
若季鷹夷甫託名散朗内熱事權元規標迹冲夷
中存猜忮茂弘雅懷鎮物善以中立自完越石豪
氣激人未免驕而取敗謝傅栖志丘中由捉鼻而
窺其宦況右軍宅心物外因誓墓而測其褊衷張

賓出奇料敵胡虜之子房王猛治國練兵氏羌之
諸葛靈運才無不辦祗爲覆宗之媒崔浩學無不
綜獨昧保身之智魏徵忠諫直節稍恃明君婁公
柔和盛德頗爲避禍李白天縱之才責之功令則
短房琯坐談之客委之經略則疎道濟廟廊雅器
矯矯之風蔑如賛皇石畫名臣休休之度未廣吕
黎骨頗正勁猶豔浮榮柳州姿近幽閑始失躁競
右丞早涉浮華晚而後入恬寂牧之持論伉爽其
中未免穠纖光弼之將令甚肅謝汾陽之宏通李

翹之軍功大奇嫉晉公而臨陋韓王遜辭阿主巧
而無大臣之風文正正色立朝驟而失爲政之體
王旦寬然長者語風節頗少司馬醇乎君子談義
理多乖紫巖之殺曲端忍而戕物康侯之薦謬醜
暗於知人三代而下孔孟以還人材之難全如此
夫覆不能載生不能成天地且然而況人乎
京房郭璞管輅僧一行桑道茂數也邵堯夫數而
兼乎理也數者術士之事也數而兼乎理者儒者
之事也

淮陰忍辱於胯下卒以興漢句踐含羞于石室終
能沼吳石勒彊盛乃奉表王浚以盈其氣唐公雄
長乃推獎李密以驕其心鷹隼之將擊也先戢其
羽翼虎狼之將搏也先伏其爪牙盛而不驕貴而
能下未有不興者也齊桓一驕叛者九國楚王高
其舉趾鄧曼知其將亡此大英雄人所以謙共挹
損日有兢兢也

英雄成事必其先有功德于民及身自爲之又寬
仁長厚上應天心下協人望然後其成事也昌熾

綿長久而弗替軒后功德之及人也最深故其繼
世堯舜禹湯皆軒轅之後至周則以后稷公劉太
王王季文王世濟賢聖篤祐培基而後卜年卜世
王業郅隆堯之後又爲漢高帝高帝寬大長者扶
義西征故雖百戰百敗一勝而遂開創鴻基傳祚
四百昭烈爲漢裔信義愛人患難不棄故雖窮困
奔迫終濟大業復吹炎燼先世無所憑藉崛起草
間奸雄之徒不知仁恩不仗信義第以威權詐力
快意一時者暫爾倏然不旋踵撲滅縱以詐力倖

而有成亦不悠久如曹操司馬懿陰很狡賊竊取大物亦已成成矣皆不再傳而子孫被人斬戮芟夷如截狗豕瓜分鼎沸旣至慘而失之其先旣無功德滲漉培養而身又不仁多行凶慝何能保世昌後歷年久長其後六朝五季莫不皆然臣民之視其君也如過客君之視其位號也如傳舍天厭旣亂生唐宋英主以弘濟元元安輯疆宇雖得之亦皆不以正君臨之後乃能立綱陳紀布政施敎弘帝王之遠謨昭卹民之令德天人協應廟社靈長

此理數之必然者也余幼讀晉史巴氐李特起盜賊在蜀破辛冉李苾據成都安集西土收䘏流移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後攻羅尚蜀郡太守以少城降特入城惟取馬以供軍餘一無侵掠蜀民相聚爲塢者皆送欵于特特分流民于諸塢就食李流言于特曰諸塢新附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特曰大事甫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卒爲羅尚襲殺傳首洛陽竊意李特羌盜之魁傑耳當天下雲擾

獨留意撫卹流民全活無算敵師對壘一意安民
不遑自衛功德之及西人深矣而事竟無成首領
不保天之報此人亦薄矣哉乃觀其後特子雄遂
以英杰鵲起建業開基據有全蜀南面稱孤虛己
好賢隨材授任簡刑典學薄賦養民天下大亂而
蜀獨無事年穀累熟乃至閭戶不閉路不拾遺殆
知天之報施果不爽也
漢武誅戮大臣石慶以醇謹獨免東京黨錮被禍
黃郭以恬寂自全晉之藩鎮迭相屠夷劉弘長者

不及於難大武殘暴戕殺株蔓高允純德卒保令終爽恪之剛躁也何鄧之輕俊也禰孔之傲睨也潘陸之乾沒也二謝之狂肆也崔沈之險競也如蚊之噆血不撲不休如蛾之赴火不燎不止夫豈盡天數哉

周以禮樂爲治遂生孔子爲萬世道德禮樂之宗文教蔚暢風俗開美而春秋戰國所以紛爭屠戮日尋干戈者則起於封建列侯枝系繁衍國多則爭物聚則亂亦或以懸首太白一節過當而得報

也漢高長者故東京之盛風俗醇厚兼以巨奸潛
移炎祚而人心思漢風馳雲擁可謂厚矣光武總
攬乾綱敦厲風節其後士大夫競以名檢自持淸
議爲重風格太峻過爲憤激是以有黨錮之禍人
苦拘檢其勢易趍放浪魏末晉興天下甫脫於干
戈如釋重負如出水火物情弛然方樂閒曠而武
帝更喜承平習爲驕汰後宮萬人羊車望幸何晏
長育深宮目睹淫奢日集少年輕俊子弟縱心快
意而士大夫之姿性穎慧者又取老莊虛無之意

而文飾之借清遠以掩淫奢假宏達以濟逸蕩貴
清言而賤功令尚虛誕而鄙勤恪名檢盡裂紀綱
大壞華戎沸亂神州陸沉則羊車之事階之也又
曹子建以麗藻絕代之才糾集文士文章旣盛浮
靡益增以故六朝代興並溺藻豔前漢淳朴之意
澌蕩不存唐文皇以英儁取天下而有文士之習
博習羣書靚灑篇翰又以詩賦取士作範遺風是
以唐之歌什獨冠前代華而不實俗近六朝明皇
繼之更溺詩酒又有女甌履霜堅氷由來漸矣天

厭浮華五代之間乃更椎鄙文采既湮禮樂亦廢
昏昏憒憒長夜不晨宋室開天如同再闢秇祖太
宗英明秀朗文教一興儒術大盛識者云聲容盛
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所以卒有削弱之慨
至胡元盜國腥穢染人風俗寬弛媟縱無別天地
又復晦冥矣而我 高皇帝起而一洗之再造乾
坤重光二曜振綱紀啓科條興文教飭武備鑒前
弊垂後範本固基崇政成俗美承平日久海內帖
然書契以來未有其盛乃近歲風俗人心亦似少

變矣淳風漸散實意已漓人匿其情物增其僞斯
盛衰平陂之一機也當事者可無深慮哉
讖者幾先朕兆鬼神洩以告人或託之閭閻之歌
謠或本於異人之撰造事之所有者如滈池祖龍
之言亡秦者胡之讖赤帝白水之祥五馬渡江之
語先露其端後應若響豈盡誣哉乃奸邪小人因
而附會取其前事之已驗者造爲讖語言之事後
詐以爲事前往往符合而逆言未來之禍福興廢
以簧鼓世人世人不察因前事之悉驗信後事之

必符惑世誣民長奸滋亂爲害不淺王莽之世獻
符命者以萬數豈盡信而有徵也光武英明冠世
酷信讖文桓譚非之目爲非聖亦惑矣
甚矣俗人之以成敗論人也桓温晉賊臣殷浩晉
名士温奸雄跋扈智略固長浩清遠名品特疎散
非經略之才耳史臣于温極贊其英雄之槩于浩
多所譏貶文致瘢瑕廢徙信安之後乃言其書空
咄咄或有之又云温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
浩欣然許焉將荅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

空函溫大怒而絕嗟乎浩不能甘此寂寂喜於復起荅書愼重容亦有之然何至開閉十數也此必無之理而作史者刻畫醜狀一至於此乃于逆溫又何多恕辭耶謝安與殷浩齊名一却敵而立功一破敗而廢死命也竟達空函要亦命使之然哉達人固不當與造物爭矣溫不臣之迹旣著朝廷欲以浩抗溫固溫之所深忿也浩失策喪師誠爲有罪然勝敗兵家常事溫與秦戰有灞關之敗與燕戰有枋頭之敗固不能每出萬全也浩一敗衂

溫即奏徙流落以死溫累喪師誰爲奏黜以謝浩于地下乎方將歸罪袁眞以圖掩覆擅行廢立以震威名溫之奸逆不足論矣獨怪史臣於浩則特加巧詆於溫則每多恕辭何其左袒逆臣之甚也當亦啗其氣焰忘其凶德乎

楊雄之文爲新莽頌功德班固之文爲梁冀勸燕然潘岳之文爲賈后廢太子袁宏之文爲桓溫撰九錫何貴於能文

淝水之役謝安以持重鎭朝野而袁紹狐疑不决

終困曹操之手平吳之師武帝以果斷成大事而符堅違衆獨行遂有伐晉之敗天下之事變無窮英雄之應變固不可執一也

殷宗中興必資良弼周文創業亦待非熊漢高以三傑興劉光武以雲臺奮迹後主庸材孔明在則討賊恢基孔明亡則巴蜀不保符堅雄杰景略在則橫行中原景略亡則國奪身死人才之關係於國家也大矣此明主之所以急英雄也

英雄成事收拾人望鎮厭物情存乎豁達恊應天

人乎格遠近存乎信義得人死力緩急不負存乎
仁恕羣下嚴憚不敢輕侮存乎剛毅審擇利害權
衡去就存乎明智赴機應猝風雨激矢存乎果斷
慮變防微罔召戎首存乎精密傳采物論不必自
用存乎虛明古今人物圖事揆策未有不得此以
成失此以敗者也事之成敗固亦有數然其人之
才足以成者卽其數成也其才足以敗者卽其數
敗也古今人物其成也必以才其敗也必以不才
未見不才多幸而成才多不幸而敗則固不可盡

諉之數矣句踐與闔閭角句踐成漢高與項羽角漢高成光武與囂述角光武成曹操與袁紹角曹操成桓温與殷浩角桓温成温嶠與王敦角温嶠成劉裕與劉毅角劉裕成陳霸先與王僧辨角陳霸先成蕭道成與沈攸之角蕭道成成唐文皇與李密角唐文皇成其成者率才明勇略勝算屢中而後功業茂宏其敗者率昏愎乖剌盡失事機而後大事以去詎可盡諉之天數哉

鴻苞集卷之十三終

鴻苞集卷之十四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東豫楊元吉貞伯校

詹炎下

漢天師張道陵道術最高有功於西蜀最大擁圖授籙世爲眞人陵子衡衡子魯代傳真訣療疾救民以符法活病致米五斗疾苦立愈久之積米鉅萬魏王操聞之遣使統兵來討弟子告師師曰愼

勿爲懼同弟子登嶺而望見兵馬四合師以手板
畫地成河怒濤洶湧不臨不測兵不得渡使者復
統水師至岸師又以手板蓋其河中輒出一峯高
千餘丈兵不能追操乃遣使追請齎印綬拜爲梁
蓋二州刺史鎮南將軍封閬中侯固辭不受魯傳
如此本未甚明作史者乃誣陵與魯以妖術惑人
號五斗米賊天師大道濟世安民功德神通至今
爲烈而米賊之誣在傖父俗儒之口往往傳播可
恨哉即如史書所載漢獻帝三年操遣鍾繇擊張

魯二十年魏公操擊張魯皆略而不敘諱之也後
七月操至陽平張魯欲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拒關
堅守初操以降人多言張魯易攻信以爲然至是
身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
平諸屯山峻難登士卒傷夷軍食且盡操意沮欲
還此必魯道力神通山河險阻操意沮喪駭而欲
還史於此多諱辭不肯明言耳及魯歸南山入巴
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
意未得達今避鋒銳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

有遂封藏而去此又見魯不競兵力不忘本朝知幾養恬捐忿留貨其有道氣象居然見於去就之際史氏之所不能隱也操雖漢賊託名漢相魯遂挺身歸之爵賞則辭身名俱保豈非有道君子哉其始之所以得衆于蜀者道化流布功德及人徒衆歸之遂成都市操忌其衆盛興師討之討之之辭因其治病積米遂號以米賊也世人不達大道毀謗上眞承襲譌謬余竊痛之故爲之表白如此世人之不信道也豈惟於天師然哉黃帝乘龍昇

天必著其橋山陵冢子房從赤松辟穀仙去必書
留侯張良卒劉安得道冲舉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而必文致其以反誅漢武以姪殺求道仙靈不附
王母元君猶一降之以鑒其禱祠之意史乃諱不
書而必造為天下豈有神仙之文以重誣後世彼
方自以為闢邪崇正孔孟之徒而不知孔孟門牆
未必便收此人也治世出世各有其道烏可相毀
哉史官如陳壽范曄魏收何人而敢於非聖謗道
崔浩知奉天師寇謙之而又不好老莊其為愚蔽

一耳
天下有至不可解而後世尊之以爲蓍龜者沈約之韵書是也沈約以前帝王賢聖博學通儒不知其幾凡所作有韵之文亦不知其幾一東與二冬三江與七陽四支與五微八齊六魚與七虞九佳與六麻十一眞與十二文十三元與十四寒十五删二蕭與三肴四豪八庚與九青十蒸十三覃與十四鹽十五咸無不相通至約始悉取而分之果何見哉豈前代帝王賢聖博學通儒自剖判以來

向承譌謬至約而始改正也古合而實是約分而實非亦可謂妄矣約既狂謬後世乃尊之而不變何哉

從古異人豪傑多西北中州產東南寥寥議者以爲地氣厚薄之故獨我　高皇帝以天授眞主掃淸胡元開創之勳夐絕千古而我　朝雄偉閎氣彪炳數公光日月而照史冊者若劉青田之奇謀秘略翊贊聖明王宋兩金華之博學雄文潤色鴻業方正學之見危授命死無二心于少保之殫智

竭忠功在社稷孫忠烈之死事操比張許王新建之戡亂勲高李郭昭代異人豪傑屈指數公殆不多得而並產于吾浙東南之地不薄矣

于少保安國之功與死事之忠皆非他人可及土木之難　英宗北狩朝野震恐虜方挾重質以要我何求不得少保謂虜人曰賴　祖宗之靈中國已有主矣虜失其所挾奸謀盡解回鑾有期若求之愈急則彼持之益固虜慾且大肆矣此與漢高分羹之言同智呼吸措顧　宗社危而復安乃奪

門之役徐石密謀左右悉知而以報公公此時重
兵在手撲滅徐石如摧枯拉朽耳顧念身一舉事
家門可保而兩主勢不俱全身死則禍止一身而
兩主無恙方徐石兵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爲
動聽　英宗復辟　景廟自全功則歸人禍則歸
巳公盖可以無死而願必以一死保全　宗社者
也公之始安國家如李綱終死社稷如武穆盖千
載至人也

漢高英雄質厚而近大其失也椎光武英雄謹飭

而近精其失也察昭烈英雄忠信而近正其失也
緩唐文皇英雄爽達而近雅其失也華漢高不學
乃其爲詔誥最簡古爾雅文皇最好學乃其爲文
章殊無英雄氣色

秦符堅魏太武雄略不世出善于用人長于料敵
明於治國可謂英主皆好戰黷武用兵不已故皆
不終古云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又云佳兵者不
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人主不可不知戒

項羽殘暴然不殺太公呂后有英雄氣魄曹操奸

詭然不留開將軍有英雄風度

玄德少時見門前大桑樹便指以爲帝王羽葆李

客騎牛讀漢書何不讀高帝紀而讀項羽傳固知

天之生才素定

禰衡諸葛恪曹爽何晏鄧颺謝靈運范曄謝晦諸

人若厭惡有生求必死而後已智極而愚我所不

解籬落之下藜羹麥飯苟延餘息何愁不死而披

猖至是哉

賞罰者所以激厲人心鼓舞豪傑不可不明也士

不顧七尺致死行陳上之恩分茅錫爵光耀宗枋下亦思金帛貲財贍給妻子其有先登陷陳破敵奏凱者乃或爲讒邪壅蔽文吏誅求恩賞抑而不行行而從薄使壯士忿怨勞臣搤擥而有暗昧失機強愎違衆臨敵恇怯喪師辱國者又不能嚴查速斷公行罰治功罪失實賞罰無章人亦何苦而裹創出戰飲血登陴乎東漢之世耿恭與馬防同破羌馬防以馬太后故受封而耿恭下獄任尚與鄧遵同殺羌鄧遵以鄧太后故受封而任尚棄市

宋文帝之伐北魏王玄謨首建大謀望風奔潰而罔加誅戮偏裨柳元景薛安都感激奮勇破敵成功而不行爵賞廟議顚錯如此士心何由而激勸乎唐政不綱天子之號令不行於四海士卒殺刺史即以爲刺史殺節度即以爲節度薛嵩田承嗣身爲安祿山將帥助賊作逆蹂踐宮闕荼毒衣冠必誅無赦不惟不寸斬以謝天下方且寵之以專城授之以旄節儼然方鎮祚流子孫政刑如此國家安得而不傾覆乎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三王

不能以治天下方今之秉軸者其慎之哉
魏太武英明剛果百戰無前屢滅強國威名遠播
宋自王玄謨啓釁魏武大兵南下建康震恐宋主
憂容可掬王公將士束手無措獨臧質與沈璞堅
守盱眙魏主師還過泗上攻盱眙就臧質求酒質
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
石以塡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遺質書質復
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
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

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
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
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魏主大怒作鐵
床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
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
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縻滅斬佛狸首封萬
戸侯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數百人
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
之明晨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

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攻之三旬不拔魏燾攻具退走盱眙斗大城子臧質沈璞坐而制之佛狸以百萬之衆挫於城下狼狽而遁質前後挫辱大武語使人大快金人之圍朱都城也中外戒嚴危於累卵李綱一書生耳挺身攻守虜莫能如何數以千人開門擊虜無戰不勝乃知天下之事視人之智略智略一奮何小不堅何大不摧望風而氣餒則必敗之道也以臧質之才氣惜其晚節不終

能無爲佛貍笑矣

宋沈慶之才略絕人屢平禍亂功名旣盛知幾戒滿始以鎭北大將軍罷就第孝武帝使何尚之往起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及廣陵王誕反起慶之刬平其難官爵益崇家累萬金一夕徙居婁湖以宅輸官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慶之目不知書進退之節如此風修然可挹宋韓世忠謝政小車往來西湖上與野老漫娑絕口不

談兵事二公皆武人風調不減高士後慶之遭子業之昏暴不能從蔡興宗諸公廢昏立明之謀而死尚不失爲有宋忠臣與顏竣何尚之輩異矣我　朝無史矣無論無左氏司馬子長之手筆山川地里郡邑官制之名皆經更易不雅馴用今名則陋返古則不核一也　王言太朴無復典謨西漢典則爾雅之體諸司奏議多腐帝常談諫爭則寬緩而少激烈論事則空疎而寡經濟徵文則輕淺而失莊嚴可采者寥寥一二也人物率畢畢趨

時無復古卓行奇節將相大業官政吏治咸不加
古人無以助筆端光竹帛三也在史局者不聞妙
簡詞臣直以次序得之編摩記注視爲故事細務
四也聞見限於識短公道廢於恩仇鋪張苦於才
弱直筆格于忌諱甚或略大典譚瑣細列官爵記
歲月而已五也我　朝安得有史哉余嘗謂尚書
正大而莊嚴左傳葩麗而典古史記雄渾而奇峭
班史馴雅而平淡晉史清遠而近藻六朝華豔而
有法唐史辭勝而法亡五代鋪敘而凡庸宋元冗

弱而浮蔓史學之代降也若江河之下流矣我
朝又安得有史哉
元美別錄不能苦心悉力收采　國家之大典鴻
制朝廷之文字德業名公偉人之行事英雄豪傑
之經略與秘典與義奇聞異見著之論議畨爲斷
案以立萬世之龜鑑而徒紀載二百三十年間之
科第官爵或大魁勳階或聚于一身一家以爲盛
或歲月偶符或蒙被　隆恩殊數以爲異公侯將
相但錄其姓名而不采其事實六曹諸司但存其

銜秩而不詳其政體何以寫匈臆抒文采著美惡
示勸懲乎且元美衆葉冠纓又匈中有千古其於
官祿一何律津也

盛則必衰滿則必溢此一定之數也天地尚有消
息日月尚有盈虧而況人乎四時之序成功者退
將來者進堯老而倦勤大舜之歌精華既竭褰裳
去之亢龍有悔大易戒其沉迷明哲保身詩人開
其覺悟子房所以辟穀范蠡所以五湖也有道君
子固其宜爾矣余嘗恠范雎入蔡澤之說棄相印

如擲瓦礫蔡澤及自爲相數月即告罷歷政府如
過傳舍二公在當時不聞有道乃其於盈虛消息
之幾一似何了了也悔吝當何由而至乎俯仰今
古君子貪戀事權流連富貴鍾鳴漏盡夜行不休
惑亦甚矣淮陰起徒步拜將封王富貴已極壁軍
一奪雲夢再禽禍幾已在眉睫矣不以此時急返
淮陰垂釣處而空送九族於呂雉之手赤松子之
徒不笑人乎霍子孟廢昏立明社稷河山在其掌
握大將軍小心謹愼人也而富貴爾忝不透見女

情忍不割赤族之禍何嗟及矣曹爽竊權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王者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弟羲泣諫不聽司馬懿計已就爽已兵在其頸矣而駑馬戀芻豆尚望不失作富家翁千秋而下嗤彼愚鬼此猶其愚者張茂先博物多聞妙達天人之際賈氏凶虐身立其朝禍幾岌岌中台星坼事若觀火子韙與閻纘咸勸華避位尚戀而不捨竟覆其宗安取淹博崔浩博雅不減司空謀略奇偉自比子房事拓跋暴主智計悉効權位已崇不

思爲抽身保族之舉而刻石國書禍不旋踵此在
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而浩昏然罔覺也嗟乎當處
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作此寂寂無柰窮
愁何而恒思一旦富貴伸其眉頭及時運偶來富
貴入手錦衣玉食曲房華堂聲伎滿前賓客顧指
快心暢意不復憶窮愁爲何物轉盻呼吸之間遭
衆喙觸主怒輕則投荒竄遠八口凄凉重則伏鑕
潤鼎九族並坐回想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
保豈不是天際眞人哉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

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
逢竣鹵簿即屏在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
要人今不幸見汝宋王晏贊蕭鸞廢鬱林王數呼
相工希望大貴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
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未知將來何
以自立若及此引决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
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之
末阿戎勸我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
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未幾難作李斯曰欲

復牽黄犬出上蔡東門得乎陸機曰華亭鶴唳不復聞矣諸葛長民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求為丹徒布衣得乎悲哉其言之也貧賤凄凉不如富貴而受享富貴凶危豈如貧賤而無禍若啜泣有功噬臍可及則古達人之汲汲於五湖赤松為無謂矣余方處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若念富貴則此寂寂難居若念富貴危機則布衣豆藿不翅足也顏光祿不願見其子之為要人余不願於其身見之矣

作史難哉傳聞難實研討難精是非難定愛憎難
捐人持一見家執一說辨言亂真詭辭奪理聚訟
築舍此折衷之難也昭代人主事多忌諱暴揚國
惡昔有大禁贊頌聖明稱述盛德溢於章奏盈於
實錄雖有大不韙之事亦多隱約其辭一大臣死
一傳表志銘出序守令則人人龔黃序方面則人
人羊杜序臺省則人人龍比序將帥則人人韓岳
序宰相則人人周召華袞濫被斧鉞無權何以嚴
一字褒貶爲萬世鑒此一人也或以爲君子或以

爲小人或以爲無瑕或以爲有疵此一事也或以爲得或以爲失或以爲純得純失或以爲得失半或就其所見如此或別有私意於其間品定一人而月旦在千萬人之口此核實之難也人之識見有高不高學力有至不至臨文有得意不得意或其人奇而吾文庸不足稱或其事冗長而吾文不能簡或宜大有所鋪張而吾文窘弱不能發抒或有所遺而不及采或有所略而不及詳或有所畏而不敢直或有所徇而不能斷此秉筆之難也左

氏公穀馬遷班固陳壽范曄孫盛王隱魏收魏徵
劉知幾歐陽修蘇轍宋祁司馬光諸公各有所長
而皆不免於訾議韓愈則畏人禍天刑而輟不敢
作我　朝王世貞絕代之才觀其別集不敢便以
作史許之非惟其才不能爲左馬其時亦必不能
爲左馬也
今人之文學左氏學史遷學莊列字而摹之句而
襲之不失尺寸譬如優孟之爲叔敖抵掌儼然也
然而叔敖乎哉左氏文成而遂爲左氏然而彼亦

不知其所以然而爲左氏也馬遷文成而遂爲馬
遷然而彼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爲馬遷也莊列文
成而爲莊列然而彼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爲莊列
也後人柰何必欲尺尺寸寸而步趨之哉卽儼然
其肖亦左史莊列之優孟而已矣則胡不自成一
家言藏之名山而優孟古人也左史莊列傳矣今
人之學左史莊列者鱗次櫛比將令誰爲傳耶有
大匠起則此鱗次櫛比者咸無當一掃除矣
朱子綱目此平生最得意之作有功于世道甚偉

司馬光資治通鑑復春秋編年之法嚴先聖賞罰
之權不爲不善不爲無功第帝曹魏寇蜀漢帝朱
梁寇河東繫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與夫屈原四
皓之見削楊雄荀彧之見取若此類者黜陟未公
勸懲不當豈能盡合春秋之旨朱子本通鑑而作
綱目若此錯戾者悉奮筆改正綱總其大書法正
大而謹嚴目撮其詳敘事繁多而整要要而遺者
增補浮而蔓者刋削善而埋光者發其潛惡而遁
罰者正其罪如書帝東遊至陽武韓人張良狙擊

誤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良書韓志爲韓也書徂擊志勇也書大索不得志略也書沛公得張良以爲廐將不書良歸沛公書沛公得良公不重良良重公也書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項籍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志漢楚之所以興亡也還軍霸上不貪秦也除秦苛法仁也坑秦卒暴也詐阬詐也阬降甚之也書漢王卽皇帝位明正統也書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著后禍始也書孺子嬰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南

郊明有天子在南郊非人臣所得祀也書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崇兵止百餘人耳美倡義也書更號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繼又書太皇太后王氏崩書更號安定太后曰黃皇室主繼又書孝平皇后自焚崩新室文母矣又太皇太后王氏黃皇室主矣又孝平皇后不絕之於漢也不絕之於漢者不予莽之更易也書臨淮瑯琊及荆州綠林兵起羣盜耳不書反書兵起賊莽也書莽大夫楊雄死討莽臣也莽臣多矣討雄也討雄

者何也雄賢也書赤眉破廉丹誅之丹大臣赤眉
盜也盜殺大臣稱誅惡從逆也書太后以憲爲車
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憲罪何坐殺都鄉侯
暢也殺人罪可贖乎失政刑又開邊釁書后使者
母后禍也書鄧遵慕羌殺狼莫封遵爲武陽侯徵
任尚棄市遵與尚同破羌遵以功封尚以功戮以
刑賞私母后也書汝南黃憲卒一布衣錄賢也
書大將軍冀進毒殺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
吾侯志入卽位立志必先書策免固剪所忌也白

太后后志也書太后猶臨朝猶之云者帝年長戀
而不已也書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外兵
之禍所自始也書以袁紹爲太尉曹操自爲司空
紹書以王命也操書自非王命也書曹操以荀彧
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爲祭酒志操之
私人也下即書以孔融爲將作大匠不書操融非
操之所得以也書劉表立學校作雅樂作不急也
王室板蕩不興師勤王而修文事故以爲不急也
不識時務則雖立學校作雅樂亦譏故不可不知

務也書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美亮賢美備之能
得賢也亮不見備而備見亮是聖賢之出處也書
劉備自立爲漢中王說者以爲存獻帝也獻帝在
雖備以自立書操何所容也書魏王操號其夫人
爲王后王操之所自爲也后亦操之所自號也其
之者外之也明非漢命也書孫權使吕蒙襲取江
陵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明漢天所立
也羽漢臣也殺羽天所怒也蒙卒天報也書漢中
王即皇帝位正統也蜀帝則魏寇可知也是科司

馬氏之失也書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詔貶
亮右將軍行丞相事敗街亭者馬謖曰丞相亮者
亮引過也貶必稱詔者亮之事後主無貳也請貶
而聽命焉臣節也此其所異於操者也書魏寇漢
中丞相亮出次成固九月魏師還寇魏尊漢也師
出而魏師還明魏非漢敵也書魏司馬昭自爲相
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不以王命而自爲逆
也旣自爲矣復辭不受奸也作僞心勞日拙昭之
謂也書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

漢亡皇子死節亡國所少也漢亡若漢自亡非人
能滅之也下書魏以檻車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
監軍衛瓘襲艾殺之亡漢而並不返亡漢天所惡
也書晉太子衷納妃賈氏太子納妃不書書賈氏
賊充女也晉女禍始此也賊女而以母天下安得
不禍也書晉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志亂華之始
也晉亡於五胡晉自召之也書溫嶠以陶侃入討
峻明討賊嶠志非侃志也侃覬望而嶠左右之以
入功歸以者也非所爲以者也書法如此風臣子

之急公義也書桓温帥師伐漢温專也故不書詔
專而行之漢滅祗益温勢於晉何補也雖功亦罪
也書劉裕自爲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受黃
鉞辭官虚讓也受黃鉞攬權也所辭者虚所受者
實也奸將誰欺也書宋主劉裕弑零陵王於秣陵
裕已稱帝晉帝以零陵王矣猶書弑宋主猶稱名
君臣之分也書晉徵士陶潛卒潛卒于宋書晉者
何潛身宋而心晉也書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
兵討劭宋人立駿五月劭伏誅駿立書宋書人人

者衆詞劭之惡普天同疾駿之立亦普天同欲也書復以何尚之爲尚書令劭之弒也書以何尚之爲司空則尚之臣劭矣劭誅復以尚之爲尚書令尚之去就無耻朝廷縱姦失刑交譏之也書宋弒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彧子業無道之君也稱宋弒其君國人弒之也猶稱弒者君也稱國者無道也立湘東者國人立之也書齊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爲汝陰王徙之丹陽以楮淵爲司空甫書廢立即書以淵爲司空淵宋大臣賣國者也宋之大

臣轉爲齊之佐命身賈宋貨也罪浮於道成者也
書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仙琕吳興太守袁昂
旣而釋之書執明二臣之秉節不降也書釋明蕭
衍之能容守節也交贊之也書梁處士陶弘景卒
弘景仕齊爲奉朝請則非處士也弘景蓋朝請于
齊而處士於梁也其不仕梁之節可取也書侯景
復以河南叛附於梁梁封景爲河南王遣兵援之
志禍本也書陳主及其羣臣盟志不君也書投陳
孔範等於邊裔以陳江總袁憲等爲開府儀同三

司範總並陳佞臣而賞罰異議隋之初政也書廢
太子勇爲庶人楊廣之禍所自始也亦猶秦扶蘇
廢而後胡亥立也書立晉王廣爲皇太子是日天
下地震書地震異也書天下尤異也書是日尤異
也地震國不安也天下災廣也是日速也書龍門
王通獻策不報譏自鬻也書祀南郊大風廣弑父
之賊皇天所絕也書李淵起兵太原與當時同起
兵者略無異辭淵不能討賊以信大義猥與衆人
之競利者同君子固不得而異之也又書李淵立

代王侑爲皇帝尊帝爲太上皇廣罪浮桀紂而不正其罪則淵兵無名矣是司馬劉裕蕭道成之流也書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明于天變者世民也書以馬周爲監察御史錄布衣也書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此定省常事而書之者以僅一見故僅一見書也若不勝書則不書也書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不書尚公主者美初明婦道也書以武氏爲才人基女禍也才人何足書才人武氏也書太子即位於靈武言其非受

命于帝也失國而即位其事權也其書法經也書
李泌至靈武明唐祚之所由興也泌之至帝召之
不書召而書至重泌也書安慶緒殺祿山以子弑
父改書殺者賊之也叛君之賊雖子亦不得而子
之也書李泌歸衡山有道君子得功成身退之義
也書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師不可以無統無統
則潰衆不足恃也書淮西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
忠臣詔以希烈爲留後唐政不綱逐節度即以爲
留後逐天子即以逐天子耶下之逆節上誨之也

綱目書法如此往往下正司馬之譌上合麟經之
旨其有功于世道不小也夫史之所爲作昭美惡
以示勸懲以垂萬世有天下者之鑑也非獨貴有
學與文貴有識也所以秉筆不撓又貴有守也討
上下千百年之故實而蒐羅之非鄭僑博物胥臣
多聞則作史之具不備其具備矣而文庸且弱則
弗傳故必簡嚴如麟經雅麗如左氏雄渾如遷史
而後曄然名山之業也有其文直其旨婉其語隱
其義與非宏通超詣之識不辨以臣召君而曰天

王狩於河陽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即當之
曰弑君漢武帝獲一角獸曰蓋麟云是超世之識
也董狐南史吳兢之筆臨之以白刃脅之以威權
不能奪也不如是何以嚴賞罰昭勸懲也之數物
者史之的也闕一則非史也綱目悉有數物是其
所以度越諸史也綱目而後無史矣夫正統不絕
則史不絕天下不患無史而患無其人朱子之後
若復有朱子者出則綱目無恙也
范縝盛稱無佛竟陵王蕭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

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余謂縝之論不然人生安得如樹花樹花無情故無業無業故任飄墜人生有情故有業有業故分因果樹花之茵席糞溷從風而分無風安得有分人生之富貴貧賤從業力而别無業力安得有别若謂人生如樹花飄墜則是帝王偶然而貴牧豎偶然而賤仲尼偶然而聖

盜蹠偶然而惡而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受命于天維嶽降神者又何以云哉縝又作神滅論謂不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尤不通之說也夫刃頑物也神靈物也利因刃而有神非因形而生者也利存于有刃之後神立於無形之先者也利因刃而後有故亦與刃而俱亡神非因形而後生故亦不與形而俱滅也利附於刃即刃之所生也神雖附於形非形之所得生也知神非形之所得生則知神非形之所得滅也何以故刃頑物

也利亦非靈器也金鐵就冶而刀成焉刀就磨礪
而利出焉利出於刀有刀有利刀既沒矣利復何
存刀乃頑物固應物久而難存利非神靈安能超
刀而獨立以刀喻形猶似可通以利喻神大爲非
類今夫形者麁質是陰陽之氣所凝結也神者靈
府是太極之理所稟受也形神合存則俱存形神
離亡不俱亡何以故今夫天地有壞虛空不壞天
地滯於形氣也虛空不滯於形氣也水之不溺火
之不焦刃之不傷搏之不著虛空不因天地而後

有安得與天地而俱壞乎耳目口鼻手足髮膚五臟六腑三焦兩腎形也物也猶之乎天地也上通九天下徹九泉睿而能思靈而作哲神也神果何物乎猶之乎虛空也水不能溺形不能溺神火能焦形不能焦神刀能傷形不能傷神手能搏形不能搏神附於形後而或立於形先合於形內而或超于形表但神待形而有附斯神之所以益靈形待神而有主斯形之所以能動形待神而有主豈謂形遂能滅神乎神待形而有附豈謂神遂與形俱

滅乎形以附神神以宰形非形存神存形亡神亡也譬如舟以載人人以刺舟非舟存人存舟亡人亡也何以故形者頑質神者靈器形待神而後能運動神非待形而後能通靈也神在於虛空則爲鬼神神寓于形則爲人若云神止有寓于形而爲人必無在于虛空而爲鬼神則是天地間無上帝無鬼神而獨有形也則是天地間無靈氣而獨有蠢物也且形在天地間最久不過百年而已百年以前無有此形忽然而有孰成造是百年之中方

有此形忽然而無孰推隕是無有成造此形者形自成造而又能使神與之俱有無有推隕此形者形自推隕而又能使神與之俱無天地間惟形爲政也又何必曰上帝鬼神陰陽太極諸紛紛虛名哉且生形之所以能運動知痛癢者非形也神也死形之所以不能運動不知痛癢者非無形也神不在也然則形弗靈於神神靈于形也形弗靈于神而乃能爲神之存亡神靈于形而乃隨形以滅沒無是理也今夫人之覺也形動而神運人之寐

也形靜而神馳覺而神運形爲之也寐而神馳非
形爲之也形如槁塊而神如轉圜形頓一室而神
越萬里神之爲靈昭昭矣知形寐而靜而神靈能
馳安知形死而滅而神靈必沒也是知人之有形
也神與形合而寓之于軀殼名之爲人人之形壞
也神與形離而還之于造化名之爲鬼神受命于
天保佑命之者命出于帝也若其無帝則天止蒼
蒼之氣也受命于蒼蒼之氣乎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者泰山之神也若其無神則泰山土石也不

如林放者土石乎郊而天神格廟而人鬼享格
且享者神鬼也若無神鬼則郊廟土木也聖人祀
土木以欺罔天下後世乎申生死而得請于帝也
誰爲申生請乎左氏何以記之也伯有死而爲厲
也誰爲伯有厲乎鄭子產何以立之也田蚡臨死
而見魏其灌夫守之以爲祟當其擊而身痛呼服
謝罪擊蚡者形乎神乎且視鬼之所見者何物也
桓溫之赴山陵也忽下車連稱不敢禮甚恭謂左
右曰先帝向遂靈見又平日以殷浩故殺殷涓而

實未識涓之形狀見涓鬼亦在帝側問其形于左右而符也先帝與涓之靈見者形乎神乎且桓温自謂一世雄豪寧肯當國人左右以其身自誣也是知神寓于形假形以靈而爲有形骸之累故靈而未徹形亡神在超形以靈而爲無復有形骸之累故靈而益神虛空人不能蹈而鬼神能蹈之出有入無人不能而鬼神能之未來之事人不知而鬼神知之以此也若如續論天地間止有蠢然之形骸而無靈然之鬼神蠢然者能造其靈然者存

則使之俱存蠢然者又能化其靈然者滅則與之俱滅則是神因形而有亦因形而無也則是形骸靈而神靈蠢也豈理也哉或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待形而靈無形則神得傳乎不然天地間之神有待形而靈者有不待形而靈者今夫春夏一至而百花剪裁百鳥間關秋冬一至而百花零落百蟲蟄藏至靈矣汝見四時何物乎人生而即有嗔喜即知飲啗物生而亦有知識亦有思巧至靈矣汝見造化何物乎雷轟轟而有聲忽而聲

收雹閃閃而有光忽而光滅至靈矣汝見雷電何
物乎待形而靈者人是也不待形而无靈者上帝
鬼神是也待形而靈者是不待形而无靈者所以
造化之也若如縝論殆欲一切掃空上帝鬼神而
獨存范縝一血肉之形也縝亦何所不至哉
梁武帝將受齊禪沈約首勸進曰齊祚已終明公
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帝曰吾方思之約
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
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

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召范雲等告之
雲對略同約旨帝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
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命草具
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武帝禪受贊成之者約也
及晚年病夢齊和帝引刀斷其舌乃命道士上赤
章於天明禪受之事不由於巳明明上天其可欺
乎宜其不崇朝而死也武帝既廢齊和帝爲巴陵
王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約曰不可慕
虗名而受實禍武帝頷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

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
沉醉伯嗇就搯殺之嗟乎東昏狂悖六軍討而殺
之亦不爲過和帝武帝所立也已立之已廢之又
從而弑之不已甚乎武帝欲以南海處巴陵大是
厚道約亦彝臣子勸武帝封巴陵僻地使奉齊祀
成人之美何不可者乃假虛名實禍之言竟僭帝
於薄德約之罪不通于天乎武帝御極臣民帖然
服事新朝莫有越志巴陵一夫耳何能爲晉武既
平吳蜀先後封蜀後主爲安樂公封吳主孫皓爲

歸命侯皆以壽終洛陽當時後世頌晉武之厚不聞二人能爲晉患也梁武欲以厚道自處約乃獻諫而陷之薄德卒之爲帝患者侯景也天下之禍豈可以智力防哉斷舌之夢固非偶然也抑武帝此等舉動其在未聞道之先乎

我　朝閣臣如李文達之宏通商文毅之勁正劉文靖之方雋謝文正之端恪李文正之文雅楊文襄之才略張文忠之雄斂趙文肅之剛毅殷文通之清謹皆表表者也

徐有貞首倡議南遷幾誤宗社後假奪門功賊害忠良傾險小人蓋江充李訓之流也吳人往往稱其文采風流姝非公論當有貞倡南遷之議于少保力爭曰議南遷者應斬爲今之計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少保固有貞之所深嫉者南城之役既可以得大利而又報其深讐是小人之所攘臂而欲逞者也嗟乎少保忠魂懸諸日月而有貞輩鬼蜮萬世惡名亦何苦而爲此哉夫奪門不可以爲功非惟後世之論卽當時李文達亦言之矣

亂世人臣朝絓縉纓暮伏斧鑕七尺不保九族爲殃全其要領考終正寢者百無一二此不必論矣即有際會風雲翊佐明主抒志略而樹勛名者亦多不免凶終如文種之於越王韓信彭越之於漢高趙蓋韓楊之於宣帝韓歆歐陽歙戴涉之於光武虞延祭肜邢穆之於明帝朱據屈晃陳正陳象之於吳孫權鄧艾之於晉武崔浩之於魏太武劉文靖之於唐高祖皆不得以功名終使人所以益起首陽灞陵之想

以春秋戰國時視洪荒太古之世則春秋戰國爲叔季衰晚以今時視春秋戰國則春秋戰國相距又不啻上古矣以今觀之春秋戰國風俗人心媱慝回邪傾險機詐至不可究詰若以世變江河之理論之逮於今日不知當作何狀矣而有不盡然者由六國以至亡秦人心險薄已甚至漢高以長者開基文帝以清淨接武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何其丕變之易也推斯以譚風俗人心豈如江河下流一徃而不可返哉惟在上者漸摩之何如耳魏

徵驗封德彝之言是也我　朝弘治以前人心近古士習淳龐民風朴野正德以後漸漓其眞縉紳先私利而後公家章縫飾浮華而忘本實閭閻競游閒而廢恒業朝市騰口舌而生風波物多作贋人善匿情對面九疑轉眼三峽風俗之近於衰晚也可畏哉轉移化導之機在上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下之禍有卒然而至者惟梁武侯景之難屢失策而後成之可歎也當景以河南叛附于梁反覆

叛臣天下之惡一也納叛招亡結怨隣國此在中
主宜悉其利害以武帝之英明乃獨不知耶當其
由豫不决朱异乃力賛納之遂至泗水喪師淵明
被虜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矣及景兵敗來歸正應
峻絕乃復以爲南豫州牧蕭介諫曰侯景以凶狡
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未乾卽行反噬逆力
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于我彼
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
江淮之純臣乎帝不能用及東魏求成于梁傳岐

曰此高澄設間欲令侯景自疑而作亂此亦事理甚明也而朱异又固執以爲宜和帝許之景聞而不自安再上疏啓云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其言如此良亦至情魏和既成景必速反此亦事理甚明也帝既復書許保終始矣及景詐爲高澄書求以淵明易景安知非景之詐謀乎卽此請果出高澄猶當深念景之叛亡何故輕納既以窮來歸而納之矣何可輒棄匹夫尚不失信義何况堂堂國君卽不愛景以易

淵明猶嘗慮景之難可猝縶也乃既不能念國君
之信義又不能料侯景之詐謀又輕聽朱异而復
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得書曰我固知吳老
公薄心腸而反計決矣景之來歸若能閉關保境
江東晏然難何從生既納景降矣東魏間至能察
而却之景未必即反一與魏成景臥不帖席矣詐
書至而能從傅岐之謀直以大義斷之曰貞陽敗
沒日夜疚心庶幾來歸敢蔑大惠景窮而投我業
已納之以景易貞陽於義不可景得報書雖狠子

野心未必卽反及失信義於景反謀以成徵求無已表疏悖慢外聚士馬內連正德元貞一陳其罪志鄱陽再啓其反謀夫旣納叛臣又通好其仇讐使反覆孤危之人進退維谷託身無所此必反之道也柰何又不信乎當鄱陽王範密啓景謀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武帝不許朱异謂其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耶自是不復通範啓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不從而執其使以聞事遂以大明矣朱异尚然謂景何能爲以使者付獄俄解遣之景

益無所憚及西攻馬頭遣其將朱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璆等此時君臣宜赫然震怒黙然深思爲備禦萬全之策帝方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笞之耳何輕敵樂禍也景引兵臨江羊侃請以二千餘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此必勝之計朱异又進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景旣反何以筭其必不渡江卽必不渡江先據采石以保無虞亦何不可且至此時而朱异之言尚足信乎屢

舉顚謬若不敗不止而後大禍遂成而不可救也嗟乎武帝寡慾不貪而獨貪於景以啓釁帝慈仁不忍敦尚信義而獨忍於景以激亂帝深沉有大略素號明主而獨不明於景以取大敗豈非天數哉梁用一朱异而國事敗壞一至於此异先後謬戾必不容武帝通一線生路不敗其事必不已亦可怪哉吳王夫差之召越兵也唐玄宗之釀祿山之難也亦屢舉顚謬而後成之而其臣伯嚭楊國忠之誤國先後大約與朱异等謀國不可不愼而

奸人不可不察此萬世之明監也

帝王將相之興宰世酬物建伐流恩受天之命信不偶然即凶人惡德竊攬大權肆毒天下者要亦天命氣數使之非其人能自爲之主宰也以故凶人者當其權位未極毒焰未逞苟膺氣數人亦不得而滅之縱瀕危亡亦必有天幸而免梁太子簡文生寶誌公曰寃家亦於是日生矣盖指侯景也

唐太史古云女主昌民間又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

記所云信有之乎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
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
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曰天
之所廢命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與亡
善惡之數凡人徒見其已然至人先睹其未至帝
王將相之有功德于天下者上天命之是也凶人
肆毒亦爲受天之命何哉陰陽邪正紛紜雜糅不
能遁也雖自天命之寔人事召之也梁武唐文之
取天下未免多殺不辜積成寃業至文皇則并同

氣推刃焉安得無報乎漢魏而下人主斬戮人之子孫以取天下其子孫為人魚肉悉如其前代若合符節而不爽後人之作難為受命於天實覇人有以召之也其百姓之蒙禍亂於其間亦百姓之造惡有以取之也古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取天下不為誠如是禍亂何由而召乎或曰堯舜聖人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者其子皆不肖不一傳而天下為他人得又何也曰舜應得天下故堯子不肖禹應得天下故舜子亦不肖堯舜有天下

而不與豈戀戀此物必其子孫得之而後以爲福者舉天下並而傳之賢而世祀不絕明德二王窮朱均二子蓋天令其避賢者路而非以爲羞弃之報也

[illegible]卷之十四終

